



星湖僊說 五

經史部

原十七

卷五

1489
7-16



星湖僊說



經史部

楊漣朱雲	洛水	考槃三章
三宅三俊	諫官叅政	二妃之年
椀嶽俱房	賢邪之別	魚麗嘉魚
宣宗識治	仲康	四皓塚
章帝外家	敬憲公	享先妣
初獻六羽	六鷁退飛	明朝考試
史遷不知聖人	註疏有誤	史策先見
古史善惡	慎庶孽	張祿

權輿

莊蹻

射御數

武士談兵

心一

二首六身

謝安寇準

偶合

經八畷數

九合

征對馬島

建州衛

尼麻車

三浦倭

楚王止戈

金鏡策

卞莊子

儀禮經傳

日新全功

太極說

得民得人



星湖僊說

經史部

楊漣朱雲

明之楊漣似朱雲楊性麗豪不拘檢勇往不喪死所以能成氣節若廁冠冕佩玉之列則末矣朱雖似儒名少也借容報仇數犯法亡命減死癘痼者何故又突然出位上書撞觸元惡苟非辛慶忌之忠元帝之寬其為齏粉久矣要非通經時中之君子

泔水

孟子說歸豚仇餉之義後人遂知其說古人下辭甚簡若無文獻可徵雖孟子何從而知其如此意者周末尚有流傳文字而

孟子得見之也又不知孟子說破之外又有幾多孤章斷句如歸豚仇餉而諸儒臆度強解覩縷不置古人而有知必有為之捧腹矣尤有可笑者書云泝水傲予孟子又恐後人之難解為之箋註曰水逆行謂之泝水泝水洪水也其意亦大慈分明然猶多不能了者謂鯀鄣塞下流使之逆流殊不覺不成道理天下水豈有倒逆上行者耶堯以泝水之傲乃命鯀治之烏得謂因鯀而始有此笑耶孟子之釋蓋謂北流者逆拆向南行入於中國也今沙漠一道起自西南巨走東北即河之故道也自堯以前中國未始有此故生民之昏墊至此當時九河故道今又湮廢因濟入淮則可以驗矣愚每曰說經而說不通處置諸未

詳可也如何能說千萬載前語無遺憾耶又按伏羲時有河圖意者北方流水之名而非黃河也

又或本有小河而北流未注也河說詳著書經疾書不贅

考槃三章

一曰偶讀衛風考槃三章快若意會昔榮啓期帝索而歌聖人謂善自寬所謂名位當觀後面人也余嘗解陳風衡門之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栖遲何必齊姜宋子泌之祥、可以療飢何必河魴河鯉夫如是方可以自寬若使說貴慕富居不忘乎列鼎重茵行不忘乎駟馬高車雖欲勉以強抑豈至於樂哉易漸初六漸于干六二漸于磐九三漸于陸自下漸于高遠也槃與磐通石之可坐者也避世入山徜徉乎磐石之上考擊為節而歌

以自寬在澗則水濱也阿則漸高矣陸則已遠矣惟磐石隨處
隨有為自寬之善物其寬之柰何意者邁者廣席文茵貴者之
飾也軸車乘也視阿猶邁視陸猶軸樂其所居之地不願乎外
也寤寐獨言不忘乎此寤寐獨歌不過乎此

寤寐獨宿不以此
告訴告如無告之告

三宅三俊

書曰顓俊尊上帝古之帝王求賢授官必薦于天故曰與共天
位也其薦也必有以試之立故所謂三宅三俊是也或者謂三
俊他日次補三宅者儲養待用其說似是而未詳若無其位何
以曰即宅即俊同一句法周官立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
少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蓋武王之世周禮未定三公三

少六官之類即周公之所制也歷代必有其任而名號不同武
王以前曰殷之舊三宅者三公三俊者三少也先試於三俊然
後方授以三公之職也所謂王左右常伯常任之類也皆三公
三少之所領非三宅之名周禮冢宰之職凡王宮細鎖之務無
不管領可以驗矣

諫官叅攸

唐之選法先文藝而捨德行為尚論者鄙夷然其事亦十分縝
密矣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賢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
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
然後類以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

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是以文藝莫盛於唐而才不才判矣今若易其主意先德行後文藝略有增損遵是而行豈非得人之閑揆耶我國之用人專付吏曹曹有三長官一年兩大政之外迭出而任行以一人之愛憎而陞遷惟意寧望其得其實耶所以狼狽盈朝民生益困若使尋常互遷之外其人仕若新望若守令除拜非三長官不具不許注擬猶庶近之三長官多避事不出以是為患然其有嫌礙者定式遞改則必無端搯捭之弊矣憲宗元和間元稹上疏曰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諫官雖曰舉職

惟待誥命之下有不便則上封事已行之誥命而以咫尺之書收之亦難矣人情事理古今一轍凡任諍者必有寵于上者也既除而駁正銓者不安故雖有論列例不允從彈之於既除之後不若誥之於未注之前也太宗之意可以為法

二妃之年

古者昏嫁必以時堯登降二女時定非幼稚之年而舜生三十登庸則皇英之降尚在其先舜年百有十歲而崩二妃皆後死則其年亦將恰滿百數矣此沈存中已疑之史記舜崩於蒼梧之野與孟子鳴條之說不同假使有之天子遠巡二妃豈有從行之理如詩家堯囚舜野之說不知何從說者謂竹書之誣然

竹書無此也屈原云濟沅湘就重華當時南方有舜祠則明矣
後人因此轉至斑竹鼓瑟之謳則益甚矣意者沅湘蒼梧之間
皆三苗之墟自古不被漸化風悍俗陋與禽獸不遠及舜命禹
懷服然後始厠為冠帝之鄉而人其人矣南氓之俎豆報惠必
然之理於是祠舜而并及二妃其祀也有迎神送神之節故後
之不根持論者仍是而架虛為說曰舜之葬在是二妃之死在
是雖檀弓之類亦云葬於蒼梧之野二妃未之從也吾未之信
也然孟子不應誣說以鳴條以東夷之證豈有死於東夷葬於
南夷之理虞之禮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舜崩之年即北方諸
侯來朝之期南巡之說又未可信

椀巖俱房

明堂位白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巖殷以棋周以房俎註椀
四足如椀巖則如橫木於足中央為橫距之形棋者足間橫木
為曲椀之形如棋枳之樹枝房者俎足下之跗謂上下兩間有
似於堂房也余謂椀巖則似矣殷乘木輅為其質樸完固也橫
木曲椀無益而文勝恐非殷制也中橫下跗與堂房不相類且
獨言房而與堂帖解可乎棋字從具備之義既有巖而有跗
則方始為棋完固而與殷制合周人加之四郭以防物墜如家
禮始祖祭卓之狀面深而邊高如房今世兗用莫不如此可以
驗矣釋者以下跗當房無復可說故強為橫距曲椀之說則錯

矣後人因此轉譎凡床業必為曲脚使易傷敗文而不適于用也詩曰夏屋渠々曰遷豆大房或謂夏屋大房一物也夏大也房屋也不然何以與每食對勘孟子曰食前方丈古人亦必有饌食大案謂之房俎而亦稱夏屋今世食案上設杆櫟之屬非四郭則不便即房俎之義也詳在詩經疾書

賢邪之別

太史公論楚懷之昏劣曰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亦忠以自為舉賢以自祐然七國破家相隨續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古今論治理者莫不曰親賢遠佞是不獨為臣之勉君君亦必云々獨無柰賢佞

之難分何也夫賢與佞二者美刺五角當禍亂之未生無由辨別既生則難悔也說者以天警為證如京房對漢元竭無餘蘊房曰幽厲之君何以危也上曰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為賢耶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國危房曰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幽厲何不覺悟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秦二世亦嘗聞此而非笑之然任豎刀趙高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房曰今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者為誰上曰幸其愈於彼房曰前世之君亦

皆然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為亂者誰哉房曰上最
所信任者是也上曰已喻矣凡九問而九答雖謂良輔可也納
約可也然而言未見用身卒不免亦無柰元帝何也後人莫不
嘖：道元帝之暗弱元帝亦有長可取史稱多材好儒恭儉溫
雅貢薛常匡迭為宰相不害為中主然而優遊不斲以至於此
唐劉蕡對策亦云漢元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
稱甚美此事史雖不言蕡亦必有據而云然：所施特失其操
柄也故既喻其所指而終不能救忠諫之無辜也又至於後葉
災異亦多不驗徒長人主拒諫之資賢佞之分又將誰憑揚廣
之世天下殷富十年無災說者謂天棄絕之也此亦苟矣如是

可以導回迷塗乎至李尋則却以時日邪正為卜至貪狼廉貞
之說荒誕如此不足信也余謂凡疴弊皆有救拔之術惟邪正
一事無策可別也李德裕云正人如松柏特立邪人如藤蘿附
物然大奸似忠亦有特立而飽取聲譽者矣雖世之公心或眩
於黑白涇渭之判况後辟之滯：者耶余謂君子小人義與利
之間而已利莫重於爵位苟其心沾：于此雖孝似顏奇忠似
逢干才似管葛終非無所為而為之者也子曰視其所以觀其
所由察其所安人馬瘦我惟此可以庶幾

魚麗嘉魚

山野遊行亦不可無需然大忌富貴相脆甘羶葷非嘉趣也莫

若即其所居之位辦其見在之物為不勞費而裕如也真麗之
詩曰真麗于留嘗沙君子有酒旨且多渙而得者釀之為酒無
往而不足也東坡得之為赤壁之賦曰舉網得魚謀婦需酒於
是可以賓主皆樂而無闕曰此推之南有嘉魚不獨取興亦所
以賦其事嘉魚三章與魚麗同義三章與瓠葉同四章與女曰
鷄鳴同魚盡而緇以瓠盡而緇以鷄有饌既盡適又得鷄又
可以娛賓故曰式燕又思其蓄散悅豫之意藹然於言外

宣宗識治

唐宣宗可謂識治體將仲言於上曰近日官頻易得人患微俸
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亂亦非難上再三稱歎

尋拜為相其故何也聖王之世上下分定官必其人雖欲幸求
畢竟無益而止故有讓德而無貪位亂何由生比如隣家馬逸
有主追之人皆旁睨而不動者分定也野鹿走林謂可以力圖
則莫不舍業而橫奔既獲有爭功而鬪毆者則不定也仲之見
有以及之而宣宗一語契合便以輔相之任付焉高於世主等

仲康

仁山金履祥曰太康政而羿拒之傳稱羿代夏故號帝夷羿宣
立仲康而為之臣者仲康既立命胤侯征羲和
以其黨於羿也然不能移師而加之羿者勢未可也此說有理
太康不返而殂仲康避亂奉母濟河後于洛汭則舊都已為有
窮之矣義和黨羿故命之討而猶不能及羿則羿之強梁未
衰矣然則仲康立國於外而又未返乎舊都也由是推之仲康
即漢之昭烈胤侯是諸葛武侯一般人歟

四皓塚

四皓歎唐虞世遠吾將安歸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其志亦高矣出而定儲高祖以是年崩呂氏專國逞凶亂之極矣四人未必前此皆死何不翩然歸臥復尋初衣遂乃婆婆京國埋骨朽壤按十六國春秋涼張重華問索綏曰四皓既安太子住乎還山乎綏不能對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于長安有四皓塚為不還山也此必有據世補四皓即留侯假冒為之理或有是後惠帝親製四皓碑見升菴集亦可考

章帝外家

漢章帝賈貴人出也而以馬氏為外家故貴人不登極位只加

上赤綬其不登極位則正禮也其不以賈氏為外家非禮也夫帝王之家固有與庶有別而父子之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此天地之大經也凡父之所子母皆子之庶子雖不承重獨非嫡母之子乎其實承與不承均也人或準以出後之例則大誤禮庶子為君母之父母姊妹小功傳曰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又庶子為後者為外祖父母無服疏曰與尊者為一體既不敢服其外祖父母則疑若以父母之父母為外祖父母然古聖已慮其有如此者小記曰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此與不為後者初未嘗異也其為後者為母總而不服外黨者特因與尊者為一體非為以君母之黨

為外黨也禮為慈母三年與因母同然小記又云為慈母之父
母無服其義亦同也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惟近
臣與僕隸乘從服又庶子王為其母練冠而燕居雖不敢伸私
服何嘗不母其母耶漢章之事其未考之過也

敬憲公

金相國增撰海東名臣錄取舍無章闕漏亦多不得為完編余
八世祖兵曹判書敬憲公諱絙孫世祖朝名臣也國乘野史
事蹟班班而不載於其中殆其間見之未廣乎國之北路本靺
鞨之鄉既用武底定咸為郡縣猶俗尚弓馬而已及公為方伯
施以文治北方之用夏變夷自公始故其民至于今仰戴如夫

子咸興之文會永興之興賢女邊之玉洞三書院皆公為主壁
可以見矣此豈後孫可以敷張已有前輩定論矣金文簡宗直
言於成廟曰李某為人得宰相體其為咸鏡興學養才至今
多中科第者崔簡易宣曰北道監司憲不出誥兵而已獨公以
學校為先請于朝領經籍擇文臣為教官子弟開敏者親為講
授又設法都會四時課試期歲之間一道大化人愛公如父母
久而不衰可謂王佐之才也其餘記實之言不可盡錄蓋公六
為監司多著政蹟位至大司馬主上之所眷注而猶不至鼎
軸者忤韓明滄故也世祖嘗教曰不附上黨卿之過也欲其
破觚為圓而公亦不肯後黃守身以往役拜相又教曰守身亦

八相鄉勿憂不入相其屬望可見

享先妣

周禮春官大司樂奏黃鍾大簇姑洗蕤賓歌大呂應鍾南呂函鍾舞雲門咸池大磬大夏則祀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然後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其所謂先妣乃在天地四望山川之下先祖之上即先儒所謂姜嫄是也周以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配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闕宮朱子註魯頌不用其說非謂周禮不可信所謂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者似指僖公故云甫是以易晉之六二受茲介福于王母本義却曰周禮為證可以見矣然則小過之過祖遇妣詩

之似續妣祖皆當以此義者矣其必特祀何也姜嫄若果帝嚳之元妣則享於禘足矣去嚳而獨享其妣可乎意者非元妣而不敢配者乎祭法凡有功德者皆可祀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此所以不得不祀也乎大戴記帝嚳元妃產后稷次妃產契次妃產帝堯次妃產帝摯若是以長也則摯者小帝也何故先摯以賢也則何故捨堯以嫡也則何故舍稷此皆不可信其非嫡而稱妣何也當時但稱元妃次妃死而稱妣亦宜矣

初獻六羽

春秋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先儒以為非禮者是矣然左氏謂

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公穀謂天子八諸公六諸侯四其
說不同若澁公穀子男將如何故論語集註斷澁左氏為是凡
嬪嬙之喪必用大夫之禮王子之祭其母亦必用大夫之禮使
大夫而不用樂則已如用之必將用四羽以此推之凡不涉於
天子諸侯之僭者皆無所不用可知抑穀梁所謂於子祭於孫
止者何也李氏引易牲祔於女君之禮謂別廟非禮凡祔之為
祭非八廟也大夫士及子皆祔其無廟者設壇而祔與此何干
汪氏引攝女君之禮謂孟子卒則聲子攝小君矣仲子先君之
妾安可為之立宮此又不然雖攝行女君之事其為妾則均若
果聲子也則合行小君之禮而八宗廟即此皆隔靴爬痒不足

以發明其義也仲子若是公子之母則公子自立廟如大夫禮
也若是隱公之祖母則大夫尚祭三世身為國君闕然於祖母
可乎公羊謂為桓祭其母穀梁謂惠公之母一說未知何得而若
澁公羊其義固然若澁穀梁則非謂其於孫不心也即歷惠至
隱晚也若成於惠公之世常事甬何書為凡宮內之職亦有品
秩一如外朝况承恩有子與公子並宜視公卿為例不逮子孫
斷無此理魯僭天子之禮久矣謂之初獻則前此八羽可知別
於宗廟減八為六而猶不覺仲子之宮非諸侯之禮故聖人書
之惜其不用大夫之四也

於此而用四則宗廟之六羽亦明矣

六鷁追飛

春秋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鷓退飛公年云視之則石察之則五視之則鷓察之則六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鷓記異也其說未明凡鳥飛無定向何云退飛若云欲進而返退則必有迅風而為之駭也書曰大風足矣何必言鷓退耶余驗之鳥為風逆不進而反退者未必為笑何足書乎左氏曰隕星也蓋流星墜地則皆石令人往；有驗者以其大故知其為石大星墜地所以為笑五者非一日也始以朔墜餘四者皆以是月而其終也尤甚光大適有六鷓聯飛驚駭退飛過都非兩事也前言隕宋則非都也而緹言過都則見退飛之遠所以為大

史如云

狄泉侯人馬辟易數里也明憲宗十三年有星飛流光

燭地蜿蜒如龍朝宇之間

人馬辟易或使有大鳥其必全

群退飛矣

明朝考試

明太祖時學士劉三吾等考試黜落西北之士無預者太祖怒更命儒臣再考三吾等囑以卷之最陋者進上益怒命考訊惟三吾謫戍邊餘十餘人凌遲于市夫再考有恐偽濫今之殿試是也殿試之規雖起於唐試而無黜自賊臣張元始既試無黜所試何居無謂甚矣此無他貴遊無文者初因倖踞而得之更無以遮蔽其手脚故曰循至今也人主如欲求賢不斯於寸晷尺牘之間必也如董江都之三策鹽鉄論之反覆然後得失可別矣我國五禮儀殿試之儀使諸生列坐相去各六尺臺官及

監察臨檢其防姦亦周密近時無復此規其或偶值宿灶沾丐
他人餘筆私託考官又或考官無眼謬選一得之後無容誰何
事之乖誤如此詞科雖曰無益於掄才既以此為躡相濟卿之
路則亦宜就其中思所以精鑑可矣虛設名目任其滋偽世治
安得不下乎明祖事雖若太過然故莫大於得人：：惟付在
科選而罷任儒臣行私無忌於此而置之則亦無所不置也彼不克戍邊豈不幸哉

史遷不知聖人

司馬廷尊夫子列之世家宜不識聖人之甚也遊於聖人之門
者必無弑父與君之大惡矣其傳子貢則悉忠田常勸成篡奪
謂由於孔子至於誘陷夫差特餘事鼎鑪尚有耳迂獨不聞夫

子之朝服請討乎迂之史多本國策其傳滑稽去就不審淳于
髡一條有可以鍼砭俗耳漏而不採何也髡一日而見七人於
宣王：曰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音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
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不亦多乎髡曰夫鳥同翼者而聚居數
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吉更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
罕黍梁父之陰則郤車而載耳物各有儔今髡賢者之儔也王
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宜特七士
也蓋其進未必皆賢凡求士之道宗不外於是要在擇之如何
耳不可以多而為咎也

註疏有誤

世之目以儒術者有兩歧讀書談道謂之理學者據于冠昏喪祭之儀者謂之禮學二者各有所主不相通夫禮者天理之節文理與禮宣容二道理者搜覓於玄妙之中剖析於毫芒之間而又舉世之所不曾留心者其是與非蓋無人覈知故惟敬齋箴首二段為節度此表之動靜也表既理會裡亦可以交正而戰兢洞屬亦從此為之基也其以外飭誦世者即傷教之言也彼務外而忽內者自是其人之罪亦何有外絀既而內程朱者耶禮者尋常日用所不可闕法教既立違者取駭故雖博徒倡迹至其昏喪之變節亦肯詢訪於知識彌縫于耳目惟懼辜責之或致古聖人御世規模於是為大矣然古今沿革諸儒黑白

絲棼麻亂互爭迭售非明眼細心索未易辨得出也或者曰禮時為大成出人情不必膠柱於注古然人心如面萬億不同智愚賢不肖各自徃情則天下其有不亂乎或又曰家禮既著已成三尺古禮雖存不害都忘此未曾經歷者也家禮亦依古而通變者也依古則本立通變則勉俗故所以為至自家禮至于今又已五百年風移俗易有不可以不變者若全昧其本則將何據而通其末乎况其錯節愈繁每出於家禮之外若不準於古則將於何取則哉余以是歎慨于今之行禮者矣然古禮之所信從不外於註疏而註疏或誤有不可不辨者略取數端庶子之子承重於妾祖母也君父並喪不服父服也結禭之宗不

斬於長子也此三者不覈於本源亦無奈於末流聚訟其有既
乎小記云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孔疏謂或
庶子為父他妾之後或庶孫為祖妾之後皆如其母服三年也
故喪服圖式宋薛紳父沒而養於祖母及祖母亡而疑其服議
者引小記云他人為後尚三年况父之所生母耶此已成定論
然通典分明云庶無傳祭不三年此盛水不漏之說也孫於祖
暮故暮於祖母於父三年故三年於母何獨庶孫暮於祖而三
年於祖母耶祖服止於暮而加至三年者為傳重也禮妾母不
世祭所傳者何重耶小記之言非此之謂也本謂為庶母後則
如其母服三年為祖庶母後則如其祖母服暮也其祖母尚暮

况祖慈母耶其義玲瓏無礙而但緣孔氏之一錯轉為圖式之
謬從通典者主暮而忘圖式從圖式者主三年而忘通典兩皆
有執不能相屈此孔穎達之過也曾子問云君喪服於身則不
敢私服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註疏皆云有君服則不敢
服父母之喪而待其喪畢然後方行大小二祥之祭也推此而
極之又謂父喪在後不敢成服而待君喪之畢也茲豈然哉按
禮君與父喪並則殷事赴葬互相輕重頗無專公棄私之義若
如疏說或君喪連仍至於五年十年之久則亦將奈何此必無
之理也古者自始死之後成經成衰皆稱成服葬而寢衰期而
除經皆稱除喪凡喪既葬除成服之衰而受以成布除麻經而

受葛既練則除喪者先重者故男子除首經女子除腰經所謂
變除也故成服始於戴經除喪始於受葛國君之未葬不可祭
故必待卒哭除喪而後方舉私喪之殷祭所謂過時不祭即七
月五月之時者非歲也此豈難曉之禮而漢唐諸儒云爾何
也令人拘於此未能透者故不能一遵乎古亦不能脫略於
俗半陰半陽不成頭緒甚可笑也喪服傳云庶子不為長子斬
不緦祖也記云不緦祖與補也賈公彥云緦補之宗不為長子
三年也凡為子服止於朞而加之三年者為傳重也身為父後
將所傳重於子而與他子等可乎夫父之支子稱庶子可也至
支子之長子於祖則固庶孫矣於父則嫡子也何以謂庶子若

果如賈說則當云庶孫不為長子斬不當云庶子也何以謂不
緦祖與補凡緦祖繼補則皆為長子斬而否者不服也蓋祖者
舉重而言也大夫三廟及祖下士祖補共廟皆以祖為言喪禮朝
祖其實先祖後補則繼補之宗宜朝于補矣今人或拘於朝祖
之文繼補而不朝其不通如此何以異例余故據庶子之文
引朝祖之義質之博禮以三年為斷未為無所考也各有備論茲
不該錄焉

史策先見

事未到而獨覓謂之先見或勢有必至如寒暑之往復亦非難
曉孩兒魚蒙春不知有夏秋不知有冬有丈夫曰寒熱將至矣

是孩兒之所為智而非所謂先見也若夫懸度於萬里之外默運於千歲之後若燭照符合方是明智如史策所見注：有神鑑兇美何其異哉然猶疑夫古今人愚智雖曰相懸何其在今如是不見乎上智之人事皆前斷行無歧別其餘莫非事同而趣異無所準槩者也其於在己或一左一右始東終西有偶然而幸得有詳處而反悔者相接也况乎他人心如面殊事與時舛百塗千蹊如何能臆料而咸中耶是必不然矣如前史所補特著其中者耳其當大事處大權必有勸與心未必皆的見也從其勸而敗則勸者為愚而心者為智矣成則及是從其心而成則止者為智而勸者為愚矣敗則及是擇

其成而斷其智安往而無先見乎此古今同然也人或覽古追前竊：然慕效之臨事臆決謂觀其未形多歸於倖想矣可哉

古史善惡

春秋之世或人之言語地位甚高非後來所可及而至於行事之際不免有甚駭極怪與後史差不同是何王澤未竭淳朴猶存而人事之不淑及不逮于後未耶此非後之勝前即此公而彼私也史者所以勸善懲惡著其善而不諱其惡前史之公也如後世秉管者不過憑依野談碑誌輟成國史便是有勸無懲如鳥墜一翼車闕一輪不離私意套中矣朱子彙宋朝名臣錄此異於國史故善：長惡：短亦其宜也至語類私相告語不

可掩其是非則如胡銓孔道輔之徒往：有大驚小怪極狼狽者此便是公是也作史所宜取然後人以此為誣箱篋之間廷憤售詐索癩覓疵爛漫於噴血文字遂使人迷其臧否之真則惡矣

慎庶孽

史記樂毅傳修法令慎庶孽解者謂防慎使不得顯殆非也此出於戰國策慎正作順：與慎通用說見易蒙卦本義孽如孟子所謂孤臣孽子抱冤不得志者也故順而撫之尤所以得人也當生聚教訓之時斷：乎嫡庶之別而不使之方幅蓋遇可乎按雜記大夫之庶子為大夫為其父母服大夫服既庶子雖

為大夫其年長於嫡子猶在嫡子之下此是妾子而不礙於登仕在家雖有貴賤之別仕本尚德故然耳何嘗以庶孽而慎防之耶史遷雖換順作慎猶是慎護之義字易而意未嘗不同後人以己意解之而黑與白判矣由是而為操劫側室之擯柄則過矣觀書一字不可不察或曰此不過使諸孽不得恃寵而窺覲立嫡之位與無易樹子同義見韓子難三篇當考

張祿

劉向說苑善說篇有張祿者為孟嘗君入說秦王而大遇此范睢同時又有此姓名而亦遇於秦恐無此理意者睢不獨奕姓名亦且諱鄉謚謂齊人當時有傳錄者向又距子長不遠未及

見史記為其所欺也

此尚如此雖欲憑據傳疑卞別千百年前是非

宣不難乎

權輿

秦風云於我乎夏屋渠：今也每食無餘吁嗟乎不承權輿按管子齊佚田說桓公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曰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曰國有十年之蓄獨出獨入莫之能禁心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所謂權輿也輿載物之槃也二者推移停當而得其中也管之意蓋謂自治既厚人莫能為敵何必待權輿於諸侯乎以此推之詩之權輿亦恐同然蓋國之用財亦宜稱量輕重不至匱竭方免於危亡始也有夏屋四簋之饗至於民散財竭不免無餘不飽是不能承用權輿之道故也夏屋

以四簋例之恐是大房也所謂籩豆大房是也此可備一說

莊躄

人稱古之最不善者曰跖躄不知躄之惡何等與跖伍耶荀卿楚人也於楚甚詳其議兵篇曰齊之田學楚之莊躄秦之衛鞅燕之繆璣是皆世俗所謂善用兵者又曰楚人較革屏兕以為甲鞞如金石宛鉅鍤慘如蜂螿輕利倏率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躄起楚分為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人可見按通考躄莊王之苗裔頃襄王使將兵循江上畧巴黔以西躄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侍楚道塞不通曰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史

云楚威王誤後孟獲所居即其地

射御數

周禮六藝註說多未曉其五射則白矢謂貫帷過見鏃白也貫則鏃在陰何可見也愚意白者指其羽也謂矢皆不捆復白見於帷中彥連謂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去也凡射者莫不皆然若是而有中不中則其不中又不足取也愚意上下一直相連在帷中也郊注謂頭高鏃低剡然也愚謂頭高鏃低者矢力不足以遠至善射者必頭低鏃高縱不能如此何必取反是者耶若然者雖中謂之揚觸而不美也愚意謂矢鏃同注一處易曰剡木為矢後之鉄鏃即剡之意也襄尺謂臣與君射襄君一

尺不與并立此亦何人不然而於此取之耶愚意襄駕也詩所謂上襄是也四矢皆中而如駟馬之橫聯也并議者亦四矢皆中而其形正方蓋有皆中而不能齊整者有上下相連者有合注一處者有左右橫聯者有四隅正方者是謂藝成也五御則鳴和鑿者徐疾調也逐禽左者疾駘而不失範也非謂真有君有舞交衢者折旋也逐禽左者疾駘而不失範也非謂真有君有禽其馳驟之法當如是也九數則余畧涉筭家知其說不外於方圓勾股之積算而已凡儒家所當究者只是步天樂律二事其他亦不過曰乘高除而無不通至於盈胸正負之類即雜家之小數畢竟無用聖人必不教人徒弊精神如此也蓋數至於九而極故曰九數

武士談兵

余仲氏嘗謂余曰昔年與一武士談武士云古之英雄非有別
般只处事完備乘便克勦風舞一振翼角來傳勢轉功就是謂
英雄其威名之未顯不但人不能知己亦未信苟值禍亂安
知我輩人非韓彭之儔匹耶此說甚是知言汝宜識之余更思
之韓信之事亦似偶然始以項羽不用故去如置在龍且鍾離
昧之列未必舍之既入蜀又非滕公不過為釘頭驚魂入蜀而
又逃非蕭何之力終必敗亡其知足以知項而不可謂知劉矣
當其擇木之際張良燒棧惟有故道一條走巴信於是諳其路
矣秦人之怨邯鄲等淪於骨髓信於是覺其勢矣幸而為將從

愚東之士定三秦如拉朽此天也非知力可圖也後人之服其
智者不過換穢中沙矍木也然趙之空壁何以預料也井陘之
阨如此則趙處四戰之地前後一不間有用李左車策者何也
擗水於上半渡而決非孩童必不受其欺龍且亦有目有心之
人諸將又許多信何以知其必獲又若陰師而渡運木作筏車
馬糧餉皆可致何必矍為彼若先覓矍亦不可以利涉矣此皆
未可曉也以言乎智計則高祖詐稱使者八軍換旗穢信猶未
覓滎陽高會楚兵來龍信方在軍幸而得脫安在乎戰勝攻取
而多益善也以此論之向者武士之談慙覓有理人固有愚
智之判抑亦幸不幸者多占分數其懷藏技能卒埋沒不聞者

置不論三軍之中亦宜無智勇邁世者乎特因彼為將我為卒故舍嘿被駈赴死於鋒刃之間者何限是可慨已按三才圖會有木罌之制甕受二石力勝一人以繩句聯編槍於其上此恐後人傳會為說耳綱目不載此事可考

心一

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此用兵之要訣天下之事得勢為先惟兵為甚夫有一而當百者百人之所用力非一人可辦中人之力可舉百斤而人未有萬斤之力然而勝之者一故也余嘗驗之駈雀人居田畔揮策疾舞眾翼易飛而單口難動眾則必有先驚者一起而百隨矣單則或搗

其無害而心故朱序一呼風鶴助勢可以驗矣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以二同之心敵各一之力一之不能勝二定矣一既輸為百一亦均故其勝負之決只存乎時刻之內毫釐之間勢既傾焉則如山頽水潰誰得以遏諸是以君子之用兵先務心一心一則力一力一則無敵眾寡非所論也五指之更彈不如捲手之一捏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故孟子曰使民親其上死其長心一之謂也

二首六身

二首六身註者錯解所以難曉自郤成子承匡之會至戊午即七十四年而云七十三年何也註謂以甲子計之也以甲子計

則其果有不同耶凡五數始於一而極於萬、為首千以下為身則必將以一為尾也二首則二萬矣只言六身則或恐人疑其六千而已故更云下二如身下二者百與十兩位也如身謂與六千之身同數也非謂下其上二畫徃置身旁也其布筭之圖形如亥字樣故史趙注而名之曰亥也士文伯曰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合四百四十五甲子而其四百四十四甲子為二萬六千六百四十其季三分六千存其一則為六旬依曆家籌術置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自正月甲子朔始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分五釐約之二分五釐者四分日之一也得七十二年餘三百六十二日中間二十七閏已在七十二年之中也曆術以

三百五十四日為歲則於三百六十二日內得一歲餘八日也摠得七十三年而為次年戊午正月初八日摠計日數恰滿七十二年而未滿於七十四之數故零八日不筭也若曰其數合為七十四年則不成說矣然則此當為正月今謂三月癸未何也周自幽王以前時月之名皆與夏正同於詩書可徵其改時易月即東遷以後事春秋之始惟晉不用時制猶守西周之舊如晉之滅歸晉人謂之九月十月之交魯史書曰十二月朔數行之內名稱自別又竹書紀年分明說晉不用周正今見於杜預註可考此豈鑿空而云爾耶至悼公之立魯史晉語皆云二月乙酉至是分明用時制耳絳人之生在不易時月之前則所

謂正月朔者建寅之月也歷七十三年復為建寅之月東周以
建子為正月則實為三月初八日癸未也仔細推究如目視而
掌指不可亂也蓋平王之事先王之所未有也絳人親見沿革
嘿知其非而不敢言只記甲子曰不知紀年其賢可想師曠又
言某歲以承匡之會為證其亦知絳人之志而典古據實可謂
多識者也史趙士文伯推數辯博俱甚通材矣趙孟之推賢讓
能允覓不易故曰朝多君子也建正說詳在孟子疾書按亥非
絳老之言布籌之形古必未然恐不成說愚謂亥與該通史趙
既聞其言釋之云其數該有如此云爾

謝安寇準

謝安石淝水之捷真幸耳兵家之勝敗無常當其氏鞭未投融
也未墜序也未號而山歷卯完渠安得以唾手耶是其心以為
戰勝則安戰敗則亡外此無他下手與其惟恟而騷民不若鎮
物以圖功故揣敵輕重勝筭在握大小強弱未必專繫乎此也
如是而天不祚晉鋒銳一挫此實無可如何於是以身殉之家
國俱亡方無遺憾此安石之定計也雖使聖賢當之亦不過如
此至於寇萊公澶淵之戰則有不然者耶律雖強不若秦晉之
相懸也寇勢雖猛不若淝水之迫蹙也彼猶是疆外之侵伐而
中原依舊是我有也親征雖謂鼓發士氣任將得人亦可以禦
侮也今也勝則功名可立敗便君臣被虜其機如此戎陣非僥

倖之地君國非可試之物不息所以方便而全安之乃敢拂人心而強吾君勇往不卹噫危矣萊公之心卽安石之心而宋之不敗特天佑之矣後來孤注之譏安得不售古人云當大任如升高竿膽不大亦墜心不細亦墜如萊公者膽大而心不細耳

偶合

天下之事有巧合而實不是者鄭決際漁仲云禹之治水自冀始北方水也次兗青徐東方木也次揚荆南方火也次豫中央土也次梁雍西方金也以天下之勢言之豫在天下之中而與徐兗接境何不自徐兗入豫而先揚荆也其為相生之序如此縣之汨陳蓋不如此也然此特偶然非如渙仲之所指治水當

因其水勢而為之先後何必劫然循五行之相生耶此與沂浴冠者五六為三十童子六七為四十二合七十二弟子若以巧合而疑其宗然則聖門之童子多於冠者治水之序亦猶是也

經八畷數

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八畷數以奉之風俗通云十兆曰經十經曰畷經或作京畷與垓通也古者有官未必皆得姓則百姓者其長也而品指庶僚也遂人之法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鄩是百夫之田而立鄩長又十夫有溝上

有畷則百夫而十溝矣以至於方百鄩則為萬官而為溝者億為民者兆也民皆以十畷為公田則國八者經而一夫百畷則

其數也為畝也以井地之法則三夫之長為一里百官之田恰為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之地出車千乘者也當與朱子井田類說互考註者不能發明故備論之

九合

史記桓公云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分明合三與六為九也管子霸形篇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封禪篇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必有一誤而史記用封禪文也穀梁傳莊公二十七年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然則會不以兵車者不止於六也此不過語有錯傳也論語九合諸侯不以兵

車此又九會而皆用衣裳數雖九而與史記管子不同所以訓九為糾然九與一對勘亦恐以數為解者

征對馬島

余於朋友家亂秦中得國朝征討錄者今之儒士得見蓋鮮也恐久益泯也剛其繁略著之 世宗元年己亥夏五月辛亥倭入庇仁縣既又尹得洪平道全等遇倭于白翎島斬獲餘皆溺死道全者本倭人前此道全密通對馬島云朝鮮待汝寢薄若侵掠恐動必如初至是道全為助戰兵馬使戰又不力 禽竄于平壤於是議征對馬島僉曰待賊還獨兵曹判書趙末生曰可乘虛也乃禽長川君李涎茂為三軍都體察使將中軍禹博

朴成陽黃蒙佐之柳濕將左軍朴礎朴宗佐之李之實將右軍
李穡李順蒙佐之發慶尚全道忠清三道兵船二百餘艘合甲
士別裨侍衛騎船軍萬七十餘人越十一日壬戌李從茂等辭
上親餞于白沙亭又命捕倭到浦者五百九十人誅其頑凶被
殺及投水死者百三人以平望古等分置內邑望古道全之子
也六月壬辰李從茂率諸軍齎五十日糧直向對馬島倭望之
以為島人也持酒來迎六軍繼至倭走入險奪兵船百四十餘
艘斬首百五十級焚廬舍不可勝紀獲漢人被虜男婦百餘人
置柵為持久計倭請救於一歧上松設伏而待左軍朴宗見兵
少欲乘高掩倭伏發不利偏將朴弘信等死之倭追俘我師

墮涯及戰死者百數十人李順蒙等力戰拒之倭乃退而中軍
不下船也島主都熊毛奉書乞退師修好曰七月有颶風大
軍不宜久留七月丙午李從茂帥舟師還賜諸將爵級有差壬
午親宴東征將士愚按對馬島者古今言本屬新羅據三國
史未見其必然其地土無數尺之厚惟橘柚及南柞最盛其
人禁商販仰食朝鮮是柄橛在我矣苟息以撫之威以臨之處
之得其道可以折筭而制其命矣何至於勞師乎我國鍊刃不
利偷惰狃習而遽圖闔力未必得志於外也是後也左軍失利
右軍力拒李從茂等守中堅憑軾而觀其敗衄罪不容誅及
歸爵賞先及何以為死上之勸哉

建州衛

婆猪江酋長李滿住者為建州衛指揮先是滿住與林哈刺及沈吒納奴冒作火刺温野人服入閭延府剽掠人畜甚众至世宗十五年癸丑春正月壬戌但還男婦六十四口紹曰火刺温掠朝鮮人口我追至守定山奪以還之也 上曰婆猪之賊為火刺温迫逐失其巢穴乞住江濱我許而卵育之今反如此不征後必難圖也乃 命判中樞院崔潤德為平安道都節制使將中軍李愐蒙副之戶曹叅議金孝誠為都鎮撫崔山海將左軍李恪將右軍先遣朴好問等偵視賊情發本道兵三月庚辰潤德會諸將于江界誓師渡江李愐蒙向李滿注崔山海向

車餘李恪向馬遷李澄石向兀刺金孝誠向林哈刺父住寨洪師錫向八里水潤德向林哈刺八路軍合萬五千七百人也有四獐入營潤德曰此野人送死之徵也壬寅討林哈刺沈吒納奴先潰於是散軍搜捕退營石門設鹿角城時野火燒盡馬無芻且大雨潤德禱天泣下雨乃止有白氣在營上如匹練占曰吉遂進軍吒納奴寨榜文招諭而還殺獲三百三十獲馬牛百八十我軍死者四人五月癸凱愚按婆猪江源出胡地至理山入鴨綠水通考小潦水出潦山西南流與鴨綠水合大梁水出句麗國西出塞外入小潦水意者婆猪或小潦之别名也高麗恭愍時欲絕北元以我 太祖為東北面元帥擊東寧府兀刺

城：距理山府二百七十里北渡鴨綠婆猪二江至城三面壁立惟西一面可上也同知李兀魯帖木兒率三百餘戶來降其酋高安慰猶據城 太祖手射七十餘人皆中其面高安慰夜遁於是東寧以南一空也東史有進克東寧事恐是一時事也李滿住者似是兀魯帖木兒之種而為火刺溫所逐來任婆猪則火刺溫亦必指兀刺城渠酋也滿住祖阿哈出及其子釋家奴以有功明朝賜姓名阿哈出曰李思誠釋家奴曰李顯忠顯忠死滿住嗣後滿住為我將柳子光所擊斬潤德之還 上欲依唐周故事親出迎宰相黃喜等沮之夫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而驕心生甬黃翊成不能將順啓人主自大易

兵之心何哉 世祖十三年丁亥夏四月義州牧使禹貢等會獵于大昌山下遇賊僅以身免士卒多被殺掠方議討罪秋八月遼東都事移咨云達州三衛累犯邊境以九月二十七日搗其巢穴已經奏請勅朝鮮國王絕其歸路於是中樞知事魚有治為左廂大將同知事南怡為右廂大將鎮北將軍康純為西征主將右叅贊尹弼商為宣慰使指授諸軍方略丙戌康純部分騎步兵五千四百人屬左廂魚有治由義州四千三百人屬右廂南怡純自領強勇六百及獅子衛射隊由江界俱至皇城坪諸將皆欲合軍南怡曰此距防牆二百餘里道險人不並行馬不成列今並輜重二萬眾魚貫而進脫胡人先扼鞍峴前

軍受敵後不相應則危矣不若左廂由仇卽介洞攻兀彌府右廂由三歧峴攻蒲州倍道出其不意也純然其言辛卯右廂涉婆猪江南怡及前鋒李克均等攻李豆里古納哈落陷陣將柳子光攻李滿住部落斬李滿住古納哈等二十四級獲其下及漢人三十馬牛三十餘匹兵仗完械無筭焚燒家產斫大樹白而書曰朝鮮主將康純領兵一萬滅建州留衛一日待天兵不至班師遂退陣于防墻賊登高呼被虜者名附膺慟哭翌日有百餘騎來逼矢石如雨克均子光等逆擊走之魚有治龍多會坪勝之衛將禹貢李叔琦等踰兀彌府又大勝殺八十餘人獲馬牛七十餘匹焚燒家產又斫大樹白而書曰朝鮮左廂大將

魚有治等領兵一萬滅兀彌府待天兵不至班師遂退營賊來追大將令前軍促行賊以為奔趕至平地有治與諸將回軍逆戰走之殪三十餘人至鳥越伊站餘賊先據險叔琦等仰擊勝之迫曠設伏阻阨賊果至斬殺却之有首魁三騎探甲率兵直趨有治有治挺身出射殪二人有治馬中箭易騎追斬餘悉遁十月旋師奏凱後十三年我成宗十年己亥冬十月明朝降勅曰達州女直屢犯邊陲罪在不宥已令監督總兵等官刻期征剿王如遣偏師遙相應接報酬之典朕必不緩命右贊成魚有治為體察使發平安黃海永安三道兵一萬赴之既而有治以江冰未堅罷兵還十一月天兵果入建州至蘓子河停

虜男婦百九十餘人而歸 上命鞠有治擅還之罪以左議政
尹弼商為都元帥平安道節度使金嶠副之賜襦衣披肩以勞
將士十二月庚申弼商等領兵渡江越五日甲子分道入攻賊
新經掃蕩餘孽裝舍而居或五六戶或七八戶謀更入寇請師
於隣寨方醜酒候之間軍馬聲始以為隣兵矣乃倉卒驚散於
是縱兵急擊其騎者僅得脫餘皆斬獲越十七日庚辰凱還遣
魚世謙奏聞帝降勅褒獎世謙作獻俘詩云百尺深池百尺城
聖明千載際時清手中掣得鯨鯢首不愧凌烟掛姓名愚按大
明洪武間分女真置百八十四衛署其首長為都督都指揮
、等官建州三衛即近遼之地所謂熟女真婆猪野人是其部

落也南隣我境西接潦瀋寇抄作荼非朝夕之故也大朝徵兵
義合赴戰一入而天兵違期再發而我師失律未曾挾攻殄滅
餘燼復熾魚有治恃功方命罪不可逭可勝歎哉

尼麻車

成宗二十二年辛亥春正月尼麻車野人寇遼山堡搶掠人畜
慶興府使羅嗣宗追之中箭死 上將問罪時永安道觀察使
許琮還朝 上問之對曰城底野人吾都里等皆言可伐女真
兀秋哈有五姓而尼麻車最盛居連平江邊距我境五日程其
間有鬱地林深路阨過此平原矣可以長駟今不泚征不惟尼
麻車益肆侵犯吾都里亦必輕侮於是許琮為都元帥大司

憲李季全為副元帥發京外七道騎步二萬刻日進討是時城
底兀良哈大護軍阿良哈願為嚮率李季全田霖黃衡等諸將
由穩城造浮橋於豆滿江十月辛酉渡師夜有兀狄哈遊兵擒
斬三人餘四人逸琮聞之恐機洩下令促行乙丑前軍踰鬱地
逸者奔告兀狄哈以百騎來挑戰我軍射中阿良哈勇阿速大
軍繼至賊散走翌日丙寅八賊巢賊逃匿無所得焚蕩廬舍丁
卯糧盡班師賊五百騎頭後軍力戰殺傷相當甲戌還渡江
愚按輿地勝覽訓春江入於豆滿愁濱江源出白頭北流為藕
下江一作速平江歷公儉鎮先春嶺至巨陽東流入海兀狄哈
在速平江之南速平之外瀟茫大野兀狄之南惟有鬱地險阻

又有河順坪濶遠無限則恐是下接訓春坪者也道路多坪而
少麓輕騎疾駈數日可達彼不過兀狄哈五姓之一众不滿千
若用阿良哈之策使城底野人攻之別調一枝軍助其聲勢足
以宣威不然發本道奇兵用甘興霸劫營之術蔑不勝矣計不
出此前有九都將後排五衛將左右兩面將前後三援將團成
八陣六花之勢曠日持久先聲後實彼隔嶺寇盜其有不覓之
理耶兀狄哈遊兵之被擒也一人即兀良哈而不斬此則不但
阿良哈之嚮導於彼亦兀良哈之為偵於尼麻車也此猶不悟
軍其有功我邦之武備不競如此所謂兀良哈者與兀狄哈
異種而吾都里即兀良哈之部落所謂城底野人也 世祖五

年歸順其浪孛兒罕及其子伊升哥陰蓄異志被誅孛兒罕子
阿比車誘引諸種累犯過境越明年冬都體察使申叔舟等到
行營宣言將有厚賞諸胡動於利爭來款曰而擒殺百餘人分
軍入胡地三百里焚巢而還自是兀良哈既多懷服而惟兀狄
哈諸部尼麻車等間有侵掠如此後 宣祖六年癸酉我高祖
考從兄判書友直為穩城府使懷來得野人心公去九年有尼
蕩介之亂沿豆滿諸胡相率為亂獨穩城之下之胡無叛意申
砣賴而立功云尼蕩介是會寧城底野人似是兀良哈之種也
自辛卯以後數有忽剌溫酋胡卜占台之亂搶江外藩胡殆盡
侵我境邑掠其男婦或款塞願受職而不許或過帥動兵示威

羈靡之先是老土藩胡種我地邊將遣人禁抑胡縊殺之李
守一李廷等分道入攻焚其廬舍而還老者即李滿住之遺種
也阿骨打盡虜遼東熟女真即其地也本居婆猪江與江界接
近滿住既誅必移居白頭之西與我北邊不遠而忽剌溫卜占
台亦不過兀狄哈之種落也蓋兀狄兀良皆近北女真之種而
與老土不同也乙巳巡察使徐洵等欲舉兵討罪遇伏而敗死
者十六七朝野震駭忽勢益張 宣祖四十年丁未忽胡又謀
屠慶興藩胡請救於老土鐵騎五千繞出白頭山外
穿我穩城塞直擣慶源忽胡卜占台聞之遣萬餘兵邀其歸路
遇於烏碣洞忽兵大敗死者七千卜占台由是遂不振此西北

邊圉始末也朝廷每興數萬之衆勞費不貲所獲不過若干至於邊帥乘機用計則金遇秋以四百騎擣楸島邊彥瑋等擣時錢賊窟斬三百八十餘級以雪鹿屯之恥申砒以一州之軍遮截麻田賊萬騎既解訓戎之圍追斬七十級直擣其部落鄭見龍發六鎮兵殲易水部若撥體振枯其餘以小敵衆竦便樹功不可盡記此諸動一國之力只焚空廬而返不可同日而語矣以此觀之東邦兵力未嘗不強才智未嘗無人但患廟筭失其宜耳可勝咄歎哉

三浦倭

征對馬島後倭人六十戶未居齋浦釜山浦鹽浦等地而朝廷

許之後漸滋蔓邊將虐使其甚苦 中宗五年庚午夏四月癸巳倭人誘引對馬島倭領兵船數百艘來陷成堡以黃蘅柳聃年為左右道防禦使發京畿忠清江原三道兵赴戰越十二日甲辰蘅聃年及慶尚右道兵馬使金錫哲分道進攻右道水使李宗義釜山僉使李浦由水路並進賊退屯齋浦蘅先入諸將絀之人持鹿角木賊不敢逼又以投石軍為前隊賊盾皆破賊敗走爭舟自相刃及中矢溺死者不可勝計舟沒者五艘斬獲二百九十五級愚按馬島之役曰平道全等引倭至也當時捕諸島倭悉置內邑後必有蕃植益衆者矣今又倭大趙馬奴等用道全故智雖得底平而一番大騷擾矣畢竟非我族類曰孽生

亂終不若郭欽駁出之策為得也然鄭見龍薊滅易水胡以降
倭為前鋒得其死力惟在用之如何耳今聞沿海諸郡多向化
村自成廬落邑民不通昏姻蓋賤之也異日或有寇亂未必無
乘機謀禍也中華之閭閻族姓原出胡貉者何限今倭人傳世
既遠進而中國之者久矣獨何甚哉今倭館男女相通者誅
此固善法而其向化久遠者宜令諸郡揀閱任使拔其尤而顯
之稍與國人混居方始委曲耳

楚王亡弓

家語楚王亡弓歸之弓左右請求曰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
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之人得之而已何必

楚也似非聖人之言其不求有二害努力者作之無功者有之
則害也或有有用之器棄諸無用之地則害也可求以賜諸有功者

金鏡策

元布衣趙天麟上金鏡策條陳九徵二十六義三十九類與夫
三安言多可採以為唐以體貌豐偉為貴所謂市瓜喜大而或
失其香晉以清談虛曠為先所謂畫餅充饑而委無真用王者
之左右陪僕不正如蝸蠹之內生天下之大官小吏不賢如蝗
螟之外起余謂後世詞科又所謂以戈舂黍而用非其求也瓜
猶充腹畫猶類真戈非舂黍之物聚海內之戈搗天下之黍其
有庶幾乎哉市瓜宜取甘香充饑宜取餅餌舂黍宜取白杵顧

反舍此取彼何哉明宣宗詔曰古人取士於鄉後世惟考其文欲得真才難矣然文章議論本於學識有宗學其言多剽劫況士習視朝廷所尚在激厲成龍之有道也此言猶為彼善之歸是故必以經義時務為主余見當時對問文字率能津津理趣宜可以發揮資用猶不似我國之以表賦半日之功立登華貫也

卞莊子

聖人論成人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夫智勇者以義言也彼妄意室中知則知矣必也辨是與非而後方可謂智撫劍疾視決則決矣必也取義輕生而後方可謂勇先儒謂武仲之智非正者恐不合聖人之志若

然聖人奚取焉苟使不正而必待乎禮樂以文之則當時詭詐掉闔者何限而必獨指其人耶論人宜以聖言為斷聖既有定說後學何疑焉意者武仲智則明矣私意未去故行有不逮如以防求後之類罪在於行非智之不明彼非不知永後之為要君特牽於己私雖知而不能踐也然則初不繫於己私者必將無不明矣故聖人取之然所謂成人不但智之明亦必在禮樂進反之間方是合理此則非武仲所得與也至於卞莊子決知其勇於從義如聖人之所指者也夫血氣之勇不可有聖人奚取焉特當時以勇見稱故後人乃以刺帟誣飾之至載諸子長之筆而不復可雪若果然矣聖人之門固有子路之好勇而聖

人不取何也然則莊子之勇其必澁容取財有合乎君子之義而非暴憑無悔之徒也莊子受誣於千古得聖人之一句話容有可白之地附驥行顯豈非信然劉向新序載一說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宜止之莊子曰三北而養母子道也今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父母在戰尚三北豈敢於暴虐父母沒遂死于敵又何暇哉雖於君子處義猶有不盡善者此未能文以禮樂也後讀戰國策陳軫之說本指

孟莊子非卞莊子也子長之書原於國策而於此云

爾者何也其事益明

儀禮經傳

齊桓公問於仲孫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所以本也臣聞國將亡必先顛而後枝葉澁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然則禮之於國其關如此夫禮者民之防也防如蓄水之防：去則水未有不散也砥俗置無論今世士大夫之風已駭矣衣冠拜跪恬然都闕喪葬大節舛：無考此猶歇後至於國家典禮公卿以下但憑胥徒頓指茫若浮海失舵此何光景國不崇禮昧者不見妨礙故苟使留意節文公肆譏侮自以為清議如是亦足以當公家事也朱子有未上之奏云前有三禮

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通習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旧章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博士諸生不過採其虛以文供應舉一有大議卒用耳學臆折矣於是編著儀禮經傳三禮者儀禮周禮記也宋初設法講明有如是今生員試惟有禮記義者不過揭其沒緊一句為題取應者亦類彙繁文而已不及於人事之儀則此一循王安石故智也使紫陽而在必將三復歎慨而不休也今其經傳一書流傳海外而縉紳學士視作篋中故紙無人遮眼吾夫子憂患後世之志無如末俗何也余謂此書宜在試士之科就其中舉二道為問目取其通多者為入格即維持世運之一助耳

日新全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新又日新此湯聞人之言知其如此即銘盤以識之也仲虺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繼之云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止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前此湯若已有此言則仲虺必無此勉故蔡傳謂盤銘其廣日新之義歟得其旨矣湯銘之義惟本其所得之語尤覺有味其自得師好問屬德日新莫已若自用屬志自滿要日新須得師要得師須好問是好問為日新之根基則日新又新之功又在於今日好問又明日好問矻矻終年無自滿之志也古人用力於身心如治國然既明自修又須兼言防患方為縝密苟

使日新之久怠忽而驕吝焉則其志便自滿矣自滿則謂人莫已若矣謂人莫已若則便自用矣三者次第牽連而未如鹽醎而鷄至羊羶而螳聚也故日新之功如扳援而止逆推而明之自滿之害如走阪而下順推以徹之然後義以判事禮以制心乃其節度也內外之功該矣懋昭大德建中于民體用之道脩矣此為日新之全功

太極說

朱子與象山往復爭辨太極圖說此古今大議論然圖說本意若如象山所指則不但象山非之朱子亦必非之若如朱子所指則不但朱子是之象山亦必不非此爭其文也非爭道也文

或可以如此者如彼者濂溪本旨則必有一定果如此則濂溪是矣如彼則濂溪非矣濂溪既不可問則澁文以決之也文不可決則與其從象山語先賢之差說不若從朱子歸濂溪於無過也象山如曰文雖可疑如子言果善矣朱子必肯之矣朱子必曰文固善矣苟使如子言便澁子矣象山雖執滯復何心而叫喚不休耶凡儒家爭競多此類可戒其所爭只繫無極而太極五字：、不了轉至千萬言亦過矣朱子既反覆推明快活無翳後學得以看到底蘊則其文果如此濂溪果無過抑或偏心固學不能以意逆志而執文以害辭則有疑於無疑又何異哉

得民得人

國之所以為國者有君有民也君與民皆人也然容有民而無君未有無民之君則為君之道得民為上故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此有用其有人之本則歸乎德、所以得人故大學必先以得衆失衆為治亂之要其所以得失則不過曰善不善也指其善不善之目則不過曰忠臣驕恭也然則其所謂先慎乎德者亦不過存忠信而去驕恭而已其所謂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為忠信之節度其所謂好人之所惡、人之所好為驕恭之符驗此得民之始終也既有民矣須有以治之其上承乎君下施於民者惟臣、者亦人也古者二帝三王之勤、懇、莫非以得人為先聖人剛書其於列國惟取秦誓其

言蓋有合乎大道也大學拔其最要則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則雖無他技尚亦有利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則殆哉聖人之取之也亦不過如此也見賢則舉、必先見不善則退、必遠此得人之始終也一部治平當以此意者



